

## 漢語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入聲字的比較研究

吳舒雅\* · 李偉\*\* · 吳世峻\*\*\*

### 【目 录】

- |   |   |
|---|---|
| 1. 序論<br>1)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現狀<br>2) 選題原因<br>3) 先行研究及研究方法<br>4) 凡例<br>2. 蘇州、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br>1) 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br>2) 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br>3)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聲母對照表 | 3. 蘇州、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韻母<br>1) 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元音<br>2) 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元音<br>3)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今入聲韻尾的討論<br>4.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入聲字對照關係<br>5. 結論 |
|---|---|

### 【摘要】

中國地域廣袤，方言種類繁多，但是，信息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方言正在悄然流逝，人們對地方方言和傳統文化漸漸漠視和遺忘，方言的喪失必將導致傳統文化的失根，所以對方言的重視和保護很重要。作為一名語言文化研究愛好者，希望通過研究比較更多的方言來讓人們更了解自己的語言。方言作為母語，在我們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會直接影響到第二語言的習得，不僅存在積極的促進作用，也存在消極的阻礙作用，這就需要我們對兩種語言進行深刻的了解和多方面的比較研究。蘇州和合肥分別歸屬於吳語區和江淮官話區，雖然是兩種方言，但是從地理位置上看，相互接連，可見兩種方言之間一定存在一些共同特點和差別。筆者就蘇州和合肥的語言上進行比較研究，選擇展現入聲字的中古音在兩地的今讀，分別從方言的聲母和韻母的對比進行分析和解說，以此來找出兩種方言之間的差異。

【關鍵詞】蘇州方言；合肥方言；入聲字；聲母；韻母。

\* 한서대학교 대학원 한중언어문화학과 박사과정 (673900235@qq.com)。

\*\* 한서대학교 대학원 한중언어문화학과 박사과정 (414116496@qq.com)。

\*\*\* 한서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os.j@hanseo.ac.kr)。

## 1. 序論

### 1)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現狀

根據《漢語方音字匯》<sup>1)</sup>主張中國方言一般分為7種：官話(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武漢、成都、合肥、揚州等)；吳語(蘇州、上海、溫州等)；湘語(長沙、雙峰等)；贛語(南昌等)；客家話(梅縣等)；粵語(廣州、陽江等)；閩語(廈門、潮州、福州、建甌等)這7大方言。但也有其他學者把中國方言分為八大甚至更多，例如石紹浪的《江淮官話入聲研究》中提到：1937年，李方桂在《語言與方言》中主張把漢語方言分為8大支：北方官話、下江官話、吳語、客家、閩語、贛語、粵語和湘語。而後1984年版的《中國分省新圖》(第五版)又將漢語分為“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贛語、客家話、吳語、湘語、粵語、徽州方言、閩南語、閩北語”十一個區。

現代吳語主要分布在江蘇省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全境，以及江西省、福建省和安徽省的小部分地區。<sup>2)</sup>蘇州方言屬於吳語中的一部分。

現代江淮官話，又稱下江官話，主要分布於安徽江蘇兩省的長江以北地區(徐州蚌埠一帶屬北方方言區，除外)和長江以南九江以東鎮江以西的沿江地帶。<sup>3)</sup>合肥方言屬於江淮官話的一部分。

從地理位置上看，江淮官話和吳語相互接連，可見兩者之間的一定存在一些共同特點和差別。

### 2) 選題原因

本論文選擇蘇州方言，合肥方言來進行比較研究，原因有以下三點：第一點，為了方便吳語地區，江淮官話地區，尤其是蘇州和合肥地區的人更好的學習和了解自己區域和周圍靠近區域的方言。第二點，兩者方言在入聲韻尾的變化上有著很高的相似之處，即入聲韻尾都轉化為收[-ʔ]尾，具有很高的可比性。第三點，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如此重要的方言，如今正在逐漸走向消亡，方言區的人們對方言的使用和關注也越來越少，長此以往，方言的喪失必將造成傳統文化的失根現象，希望通過收集研究這些方言的形式，能把方言更多更好的保存下來。

### 3) 先行研究及研究方法

關於蘇州方言入聲字的研究文獻已經有很多，其中著名的有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研究》和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系統全面的對吳語範圍內地區方言進行了說明，趙元任更是提出了把有無

1)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98，p. 3。

2)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p. 67。

3) 陳浩，《吳語與江淮官話語音比較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4，p. 1。

“幫滂並、端透定、見溪群”這三組聲母當做識別是否為吳語的標準；錢乃榮則是對吳語40多個方言點都進行了概述，並對上世紀2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吳語語音變遷進行了調查研究。還有很多學者的學位論文、期刊、專題研究等：如楊佺的《當代蘇州方言語音演變初探》中對新老蘇州方言進行了對比，借鑒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通過對音演變的動態描述，反映當代蘇州方言語音的易變性、音變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語音漸變的可能性、音變與生理因素的關係等問題。施俊的〈論南部吳語入聲的演變〉中提出，入聲舒化遵循的是“調值相似”原則，與調類無關，認為古陽聲韻和古入聲韻的演變有先後等。其他還有朱蕾的〈皖南涇縣吳語入聲的演變〉，謝自立的〈二十年來蘇州方言研究綜述〉，石歆苑的〈《廣韻》與蘇州方言本字考之“咳”〉，楊佺的〈當代蘇州方言尖團音情況的初步考察〉等。

關於合肥方言入聲字的相關先行研究也很多，孟慶惠的《安徽省志·方言志》和孫宜志的《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都對安徽省內的江淮官話代表點“合肥話”的語音系統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吳波的《江淮官話語音研究》除了對江淮官話區的語音變遷做了研究，還對聲韻調特征進行了描寫。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期刊、專題研究等，如伍魏的〈合肥話“-i”、“-y”音節聲韻母前化探討〉中對合肥方言聲母j、q、x與i、y拼音時，聲母對應為z、c、s，韻母也表現為相應的舌尖元音，作者認為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i、y韻母的高化繼而前化所造成的。石紹浪的《江淮官話入聲研究》也對江淮官話的聲韻調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其他還有付靜的〈合肥話高母音[i]、[y]的舌尖化及其動態變化研究〉，孔慧芳的〈合肥方言聲母變化的研究〉，孔慧芳的〈合肥方言中入聲調變化的社會語言學分析〉等。

關於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比較的研究也有一些，如陳浩的《吳語與江淮官話語音比較研究》，得出了兩地語言的很多異同點：吳語區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全濁聲母系統，江淮官話區則完全清化；吳語區沒有捲舌音讀法，而江淮官話區有等。孫宜志的《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中對吳語和江淮官話的入聲讀“ʔ”尾進行了分析，認為兩者看似是相同之處，實際上性質不同。

朴규정 (2017:280)<sup>4)</sup>提到入聲研究的三種研究方法：第一是對入聲的形成和變化過程進行考察研究，第二是對個別方言的入聲進行分析研究，第三是對方言之間現實狀態的入聲差異進行比較研究。但是這三種方法偏重於描寫變化和差異的現象，都有局限性。朴규정在論文中對他所選擇的語言區的入聲進行了簡單的描述，並通過理論優化對三種方言入聲差異產生的原因進行了說明。本論文也是通過傳統的研究方法，對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入聲字進行歸納統計，然後總結出兩者的現實狀況（今讀），並對兩者間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盡可能的找出其原因。

## 4) 凡 例

### 字目

文中所選的入聲例字是根據《漢語方音字匯》中所收錄的字母進行研究的。但是《漢語方音字匯》中所收錄的字目幾乎都是簡體字，本文中為了方便比較研究全部轉為繁體字。

4) 朴규정, 〈방언간 ‘入聲韻尾’의 차이에 관한 소고 — 메이센 방언(梅縣話), 푸청 방언(福清話), 베이징 방언(北京話)을 대상으로〉, 釜山: 《中國學》, 2017 (61), p. 280.

### 中古音

文中的中古音擬音是根據郭錫良的《漢字古音手冊》<sup>5)</sup>，郭錫良的中古音系統與王力的中古音系統(《漢語史稿》) 相差不遠，郭錫良的中古音系統是以王力系統為基礎的。其中王力系統的聲母不區分“幫滂並明”和“非敷奉微”(根據《漢語史稿》)<sup>6)</sup>，但是為了方便研究比較上海方言音和韓國漢字音，也根據守溫的36聲母表，本文將“幫滂並明”和“非敷奉微”區分研究；另外關於本文中的雲母和以母，依據郭錫良的觀點，分開說明，並且擬音從《漢語史稿》都作[j]；關於影母標音，郭錫良與王力系統相差較大，這裡遵從王力系統記作[ʔ]；日母根據王力的意見，擬音記作[ɹ]；山母記作生母；全濁聲母改為不吐氣。韻母部分，王力和郭錫良的意見差不多，只有稍許不同：王力對“緝”韻的擬音為[iĕp]，郭錫良對“緝”韻的擬音為[iap]，根據陳新雄教授的《聲韻學》“緝”韻的擬音也為[iap]，因此本文韻母完全按照郭錫良的擬音。關於中古音聲韻調歸屬及排列均根據《漢語方音字匯》。

#### 「蘇州方音」

根據《漢語方音字匯》，所涉及的聲母：

p、p<sup>h</sup>、b、m、f、v、t、t<sup>h</sup>、d、n、l、ʈ、ʈ<sup>h</sup>、s、z、ʈ、ʈ<sup>h</sup>、dz、ɳ、ɕ、j、k、k<sup>h</sup>、g、ŋ、h、ɦ、ø。

所涉及的入聲韻母：

uʔ、ioʔ、aʔ、iaʔ、uaʔ、yaʔ、ɤʔ、iɤʔ、uɤʔ、yɤʔ、oʔ、ioʔ

(文) 代表文讀音，(白) 代表白讀音。

#### 「合肥方音」

根據《漢語方音字匯》，所涉及的聲母：

p、p<sup>h</sup>、m、f、t、t<sup>h</sup>、l、ʈ、ʈ<sup>h</sup>、s、tʂ、tʂ<sup>h</sup>、ʂ、ʐ、ʈ、ʈ<sup>h</sup>、ɕ、k、k<sup>h</sup>、x、ø。

所涉及的入聲韻母：

ɐʔ、ieʔ、ueʔ、yeʔ、əʔ、iaʔ、uaʔ、yaʔ。

## 2. 蘇州、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由於入聲字比較少，為了聲母的規律性研究更準確，這裡的聲母研究中，選取了《漢語方音字匯》的全部例字(個別有爭議的例字除外)。

蘇州方言，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聲母：蘇州：p、p<sup>h</sup>、b、m、f、v、t、t<sup>h</sup>、d、n、l、ʈ、ʈ<sup>h</sup>、s、z、ʈ、ʈ<sup>h</sup>、dz、ɳ、ɕ、j、k、k<sup>h</sup>、g、ŋ、h、ɦ、ø。

5)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6)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p. 50。

合肥: p、p<sup>h</sup>、m、f、t、t<sup>h</sup>、l、ts、ts<sup>h</sup>、s、tɕ、tɕ<sup>h</sup>、ɕ、z、tɕ、tɕ<sup>h</sup>、ɕ、k、k<sup>h</sup>、x、ø。

整理聲母對應結果如下:

幫 p: 90個字: 蘇州: p: 92.7%、p<sup>h</sup>: 2.1%、b: 5.2%; 合肥: p: 96.7%、p<sup>h</sup>: 3.3%

滂 p<sup>h</sup>: 42個字: 蘇州: p<sup>h</sup>: 100%; 合肥: p<sup>h</sup>: 100%

並 b: 78個字: 蘇州: b: 97.4%、p: 1.3%、p<sup>h</sup>: 1.3%; 合肥: p<sup>h</sup>: 52.6%、p: 47.4%

明 m: 105個字: 蘇州: m: 97.2%、ø: 2.8%; 合肥: m: 100%

非 f: 33個字: 蘇州: f: 97.1%、v: 2.9%; 合肥: f: 100%

敷 f<sup>h</sup>: 23個字: 蘇州: f: 91.7%、v: 4.2%、p<sup>h</sup>: 4.2%; 合肥: f: 95.7%、p<sup>h</sup>: 4.3%

奉 v: 34個字: 蘇州: v: 88.9%、f: 5.6%、b: 5.6%; 合肥: f: 97.1%、p: 2.9%

微 m: 25個字: 蘇州: m: 38.5%、v: 46.2%、f: 2.6%、ø: 10.3%、n: 2.6%; 合肥: ø: 96%、m: 4%

端 t: 73個字: 蘇州: t: 96.1%、d: 2.6%、n: 1.3%; 合肥: t: 91.9%、l: 1.4%、ts: 5.4%、ts<sup>h</sup>: 1.4%

透 t<sup>h</sup>: 63個字: 蘇州: t<sup>h</sup>: 93.75%、d: 6.25%; 合肥: t<sup>h</sup>: 89.1%、t: 4.7%、ts<sup>h</sup>: 6.3%

定 d: 112個字: 蘇州: d: 92%、t<sup>h</sup>: 3.5%、t: 4.4%; 合肥: t<sup>h</sup>: 46.9%、t: 46%、ts<sup>h</sup>: 3.5%、ts: 3.5%

泥 n: 39個字: 蘇州: n: 60%、n: 40%; 合肥: l: 90%、m: 2.5%、ø: 5%、z: 2.5%

知 t: 43個字: 蘇州: ts: 93.3%、z: 2.2%、t: 4.4%; 合肥: tɕ: 90.9%、tɕ<sup>h</sup>: 2.3%、t: 2.3%、ts: 4.5%

徹 t<sup>h</sup>: 15個字: 蘇州: ts<sup>h</sup>: 100%; 合肥: tɕ<sup>h</sup>: 100%

澄 t: 55個字: 蘇州: dz: 1.8%、z: 98.2%; 合肥: tɕ: 43.9%、tɕ<sup>h</sup>: 52.6%、ts: 3.5%

來 l: 170個字: 蘇州: l: 100%; 合肥: l: 87.7%、ø: 12.3%

精 ts: 89個字: 蘇州: ts: 95.6%、ts<sup>h</sup>: 3.3%、tɕ: 1.1%; 合肥: ts: 63.3%、ts<sup>h</sup>: 1.1%、tɕ: 35.6%、tɕ<sup>h</sup>: 1.1%

清 ts<sup>h</sup>: 62個字: 蘇州: ts: 6.5%、ts<sup>h</sup>: 90.3%、tɕ<sup>h</sup>: 3.2%; 合肥: ts<sup>h</sup>: 61.3%、tɕ<sup>h</sup>: 38.7%

從 dz: 66個字: 蘇州: z: 80.6%、d: 1.5%、ts: 1.5%、z: 16.4%; 合肥: ts: 25.4%、ts<sup>h</sup>: 32.8%、tɕ: 25.4%、tɕ<sup>h</sup>: 16.4%

心 s: 120個字: 蘇州: s: 97.5%、z: 0.8%、ts<sup>h</sup>: 0.8%; 合肥: s: 46.7%、ɕ: 51.7%、ts: 0.8%、tɕ<sup>h</sup>: 0.8%

邪 z: 43個字: 蘇州: z: 93%、s: 2.3%、z: 4.7%; 合肥: s: 27.9%、ɕ: 55.8%、ts<sup>h</sup>: 7%、tɕ<sup>h</sup>: 9.3%

莊 tʃ: 20個字: 蘇州: ts: 95.2%、ts<sup>h</sup>: 4.8%; 合肥: ts: 25%、ts<sup>h</sup>: 5%、tɕ: 70%

初 tʃ<sup>h</sup>: 24個字: 蘇州: ts: 4.2%、ts<sup>h</sup>: 95.8%; 合肥: ts: 4%、ts<sup>h</sup>: 28%、tɕ<sup>h</sup>: 64%、s: 4%

崇 tɕ: 18個字: 蘇州: z: 100%; 合肥: ts: 11.1%、tɕ<sup>h</sup>: 44.4%、z: 16.7%、tɕ: 27.8%

生 tʃ: 50個字: 蘇州: ts<sup>h</sup>: 2%、s: 98%; 合肥: s: 32%、tɕ<sup>h</sup>: 1.9%、s: 66%

章 tɕ: 82個字: 蘇州: ts: 98.8%、tɕ<sup>h</sup>: 1.2%; 合肥: tɕ: 98.8%、tɕ<sup>h</sup>: 1.2%

- 昌  $t^h$ : 28個字: 蘇州:  $t^h$ : 100%; 合肥:  $t_s$ : 6.9%、 $t_s^h$ : 93%
- 禪  $z$ : 49個字: 蘇州:  $z$ : 96%、 $s$ : 4%; 合肥:  $s$ : 66.7%、 $t_s^h$ : 33.3%
- 日  $r$ : 40個字: 蘇州:  $z$ : 52.5%、 $r$ : 35.6%、 $n$ : 1.7%、 $\emptyset$ : 8.5%、 $\eta$ : 1.7%; 合肥:  $\emptyset$ : 19.5%、 $z$ : 80.5%
- 書  $\epsilon$ : 59個字: 蘇州:  $s$ : 93.3%、 $z$ : 1.7%、 $t^h$ : 3.3%、 $\epsilon$ : 1.7%; 合肥:  $s$ : 88.1%、 $t_s^h$ : 11.9%
- 船  $dz$ : 17個字: 蘇州:  $z$ : 88.9%、 $s$ : 5.6%、 $t^h$ : 5.6%; 合肥:  $s$ : 82.4%、 $t_s^h$ : 17.6%
- 見  $k$ : 266個字: 蘇州:  $k$ : 52%、 $t$ : 47%、 $t$ : 0.7%、 $g$ : 0.3%; 合肥:  $t$ : 46.1%、 $k$ : 46.1%、 $t$ : 6%、 $k^h$ : 1.5%、 $\emptyset$ : 0.4%
- 溪  $k^h$ : 109個字: 蘇州:  $k^h$ : 61.7%、 $t^h$ : 35.7%、 $h$ : 1.7%、 $k$ : 0.9%; 合肥:  $k^h$ : 59.6%、 $t^h$ : 29.4%、 $t^h$ : 9.2%、 $s$ : 0.9%、 $x$ : 0.9%
- 群  $g$ : 64個字: 蘇州:  $dz$ : 89.6%、 $g$ : 9%、 $t^h$ : 1.5%; 合肥:  $t^h$ : 37.5%、 $t$ : 34.4%、 $k^h$ : 6.3%、 $k$ : 3.1%、 $t^h$ : 14.1%、 $t$ : 4.7%
- 疑  $\eta$ : 82個字: 蘇州:  $r$ : 37.1%、 $\eta$ : 29.9%、 $j$ : 22.7%、 $f$ : 9.3%、 $m$ : 1%; 合肥:  $\emptyset$ : 80.5%、 $z$ : 12.3%、 $l$ : 7.3%
- 影  $?$ : 111個字: 蘇州:  $\emptyset$ : 98.2%、 $\eta$ : 0.9%、 $f$ : 0.9%; 合肥:  $\emptyset$ : 91.9%、 $z$ : 8.1%
- 雲  $j$ : 49個字: 蘇州:  $j$ : 66.7%、 $\eta$ : 33.3%; 合肥:  $\emptyset$ : 91.8%、 $x$ : 4.1%、 $\epsilon$ : 4.1%
- 以  $j$ : 90個字: 蘇州:  $j$ : 92.3%、 $r$ : 2.2%、 $v$ : 2.2%、 $z$ : 1.1%、 $k^h$ : 1.1%、 $\emptyset$ : 1.1%; 合肥:  $\emptyset$ : 97.8%、 $z$ : 1.1%、 $t^h$ : 1.1%
- 曉  $x$ : 82個字: 蘇州:  $h$ : 50.6%、 $\epsilon$ : 48.2%、 $k^h$ : 1.2%; 合肥:  $x$ : 50%、 $\epsilon$ : 42.7%、 $s$ : 6.1%、 $k^h$ : 1.2%
- 匣  $\gamma$ : 133個字: 蘇州:  $f$ : 66.2%、 $k$ : 2%、 $k^h$ : 0.7%、 $t$ : 0.7%、 $t^h$ : 0.7%、 $h$ : 3.4%、 $g$ : 1.4%、 $\eta$ : 2.7%、 $j$ : 21.6%、 $\epsilon$ : 0.7%; 合肥:  $\epsilon$ : 28.1%、 $x$ : 63.7%、 $k$ : 1.5%、 $k^h$ : 0.7%、 $t$ : 3%、 $\emptyset$ : 2.2%、 $s$ : 0.7%

## 1) 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中古音中的聲母按照發音方法可以分為唇音，舌音，齒音，牙音和喉音。

### 唇音

中古音唇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基本保存完整，除了敷母和微母。敷母由送氣音 $f^h$ 變成不送氣音 $f$ ，微母由唇齒、鼻、濁音 $m$ 表現為雙唇、鼻、濁音 $m$ 和唇齒、擦、濁音 $v$ 。

中古音唇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幫母中入聲字“迫”字的新讀聲母為“ $p^h$ ”，“迫”存在另一種切韻“匹陌切，梗開二，入陌滂”，滂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表現為“ $p^h$ ”；“區別”的“別”字今讀聲母為“ $b$ ”，這可能是由於“別”字存在另一種切韻“皮列切，山開三入薛並”，並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依舊保留為“ $b$ ”。

並母中入聲字“開闢”的“闢”字聲母由濁音不送氣“b”表現為清音送氣“p<sup>h</sup>”。

微母中入聲字“勿”字聲母表現由鼻、濁音“m”表現為擦、清音“f”。

### 舌音

中古音的舌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也有部分保存完整：端母，透母，定母，來母。泥母的一部分仍然保留為“n”，另一部分則由舌尖中音“n”表現為舌尖後音“n<sup>ɿ</sup>”；知母則由舌面前、塞、清、不送氣音“t<sup>ɕ</sup>”表現為舌尖前、塞擦、清、不送氣音“t<sup>ɕ</sup>”；徹母則由舌面前、塞、清、送氣音“t<sup>ɕʰ</sup>”表現為舌尖前、塞擦、清、送氣音“t<sup>ɕʰ</sup>”；澄母則由舌面前、塞、清、不送氣音“d<sup>ʒ</sup>”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

中古音舌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透母中入聲字“踏”字聲母表現為“d”，“踏”字存在另一種切韻“達合切，咸開一入合定”，定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就是“d”。

定母中入聲字“特”字、“跌”字、“狄”字和“笛”字的聲母由濁音“d”表現為清音“t”。

知母中入聲字“啄”字的第二種讀音聲母由舌面前、塞、清、不送氣音“t<sup>ɕ</sup>”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啄”字還存在另一種切韻“丁木切，通合一入屋端”；“摘”字的白讀則由舌面前音“t<sup>ɕ</sup>”表現為舌尖中音“t”。

澄母中入聲字“軸”字由塞、清音“d<sup>ʒ</sup>”表現為塞擦、濁音“dz”。

### 齒音

中古音的齒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有一部分完整的保存了下來：精母，清母，心母，邪母。從母在蘇州方言的入聲字中今讀主要由舌尖前、塞擦、濁、不送氣音“dz”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和舌面前、擦、濁音“z”，其中“z”表現的例字尤為多；莊母由舌葉音“t<sup>ʃ</sup>”表現為舌尖前音“t<sup>ɕ</sup>”；初母也由舌葉音“t<sup>ʃʰ</sup>”表現為舌尖前音“t<sup>ɕʰ</sup>”。崇母由舌葉、塞擦、濁、不送氣音“d<sup>ʒ</sup>”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生母由舌葉音“f”表現為舌尖前音“s”；章母由舌面前音“t<sup>ɕ</sup>”表現為舌尖前音“t<sup>ɕ</sup>”；昌母也由舌面前音“t<sup>ɕʰ</sup>”表現為舌尖前音“t<sup>ɕʰ</sup>”；禪母也由舌面前音“z”表現為舌尖前音“z”；日母由舌尖後、閃、濁音“t<sup>ɕ</sup>”表現為舌面前、鼻、濁音“n<sup>ɿ</sup>”和舌尖前、擦、濁音“z”；書母由舌面前音“e”表現為舌尖前音“s”；船母由舌面前、塞擦、濁、不送氣音“dz”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

中古音齒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一些例外字：

精母中入聲字“雀”字的第二種讀音由不送氣的“t<sup>ɕ</sup>”表現為送氣音“t<sup>ɕʰ</sup>”。

清母中入聲字“撮”字的第二種讀音由送氣音“t<sup>ɕʰ</sup>”表現為不送氣音“t<sup>ɕ</sup>”。

莊母中入聲字“側”字的第二種讀音由舌葉、不送氣音“t<sup>ʃ</sup>”表現為舌尖前、送氣音“t<sup>ɕʰ</sup>”。

初母中入聲字“察”字的第二種讀音由舌葉、送氣音“t<sup>ʃʰ</sup>”表現為舌尖前、不送氣音“t<sup>ɕ</sup>”。

### 牙音

中古音的牙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一部分也保存了下來：見母的一部分，溪母的一部分，

疑母的一部分。見母入聲字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一部分保持不變，一部分由舌根、塞音“k”表現為舌面前、塞擦音“tɕ”；溪母的一部分也保持不變，一部分也由舌根、塞音“kʰ”表現為舌面前、塞擦音“tɕʰ”；群母則完全由舌根、塞音“g”表現為舌面前、塞擦音“dʒ”；疑母中一部分保持不變，一部分則由舌根音“ŋ”表現為舌面前音“n̩”，一部分則由舌根、鼻、濁音“ŋ”表現為舌面中、擦、濁音“j”。

中古音牙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一些例外字：

見母中入聲字“攔”字的白讀由清音“k”表現為濁音“g”。

溪母中入聲字“廓”字由送氣音“kʰ”表現為不送氣音“k”。

### 喉音

中古音的喉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入聲字今讀中雲母和以母完全保存了下來；影母則是完全脫落表現為零聲母；曉母則由舌根音“x”，一部分表現為喉音“h”，一部分表現為舌面音“ɕ”；匣母一部分由舌根音“ɣ”表現為舌面中音“j”，一部分則由舌根音“ɣ”表現為喉音“ɦ”。

以母中入聲字“育”字的第一種讀音由舌面中、擦、濁音“j”表現為舌面前、鼻、濁音“n̩”，第二種讀音則聲母脫落表現為零聲母。

匣母中入聲字“合作”的“合”的第二種讀音由擦、濁音“ɣ”表現為塞、清音“k”，“合”字存在另一種切韻“古沓切，咸開一入合見”，見母在蘇州方言的表現有一部分為“k”；入聲字“核”的第二種讀音和“鶴”字由擦、濁音“ɣ”表現為鼻、濁音“ŋ”。

## 2) 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 唇音

中古音的唇音入聲字在合肥方言的今讀部分仍然保留了中古音的唇音聲母：幫母，滂母，明母，非母。並母在合肥方言的今讀由濁、不送氣音“b”一部分表現為清、不送氣音“p”，一部分表現為清、送氣音“pʰ”；敷母由送氣音“fʰ”表現為不送氣的“f”；奉母由濁音“v”表現為清音“f”；微母的聲母在合肥方言則基本脫落表現為零聲母。

中古音唇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幫母中入聲字“迫”字的新讀聲母為“pʰ”，“迫”存在另一種切韻“匹陌切，梗開二，入陌滂”，滂母在合肥方言的今讀表現為“pʰ”。

奉母中入聲字“縛”的白讀由唇齒、擦、濁音“v”表現為雙唇、塞、清、不送氣音“p”。

### 舌音

中古音的舌音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也有一部分被繼承了下來：端母，透母和來母。定母入聲字在合肥方言中由濁音“d”表現為清音“t”；泥母由鼻音“n”表現為邊音“l”；知母由舌面前、塞音“t̚”表現為舌尖後、塞擦音“tʂ”；徹母由舌面前、塞音“t̚ʰ”表現為舌尖後、塞擦音“tʂʰ”；澄母由舌面前、塞、濁、不送氣音“ɖ”表現為舌尖後、塞擦、清、不送氣音“tʂ”。

中古音舌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透母中入聲字“踏”字的第二種讀音由送氣音“tʰ”變成了不送氣音“t”，“踏”字還存在另一種切韻“達合切，咸開一入合定”，定母在合肥方言的入聲字中表現為“t”。

知母中入聲字“摘”由舌面前、塞音“t̚”表現為舌尖前、塞擦音“ts”，這一點與蘇州方言的變化相似。

### 齒音

中古音的齒音在合肥方言的今讀變化較大，但是很有規律。精母，清母除了一部分繼承了中古音，在入聲字中絕大多數都分別由舌尖前音“ts”和“tsʰ”表現為舌面前音“t̚”和“t̚ʰ”；從母入聲字在合肥方言今讀大部分由舌尖前、濁音“dz”表現為舌面前清音“t̚”，一小部分表現為舌尖前、清音“ts”和“tsʰ”；心母一部分繼承中古音，另一部分則由舌尖前音“s”表現為舌面前音“c”；邪母入聲字的大部分由舌尖前、濁音“z”表現為舌面前、清音“c”，小部分表現為清音“s”。莊母和初母都有一部分分別由舌葉音“ʃ”和“ʃʰ”表現為舌尖前音“ts”和“tsʰ”，另一部分分別由舌葉音“ʃ”和“ʃʰ”表現為舌尖後音“tʂ”和“tʂʰ”；崇母由舌葉、塞擦、濁、不送氣音“dʒ”表現為舌尖後、塞擦、清、不送氣音“tʂ”；生母由舌葉音“ʃ”表現為舌尖後音“ʂ”和舌尖前音“s”；章母，昌母分別由舌面前音“t̚”和“t̚ʰ”表現為舌尖後音“tʂ”和“tʂʰ”；禪母入聲字由舌面前音“z”表現為舌尖後音“ʂ”；日母由舌尖後、閃音“ɹ”表現為舌尖後、擦音“ʒ”；書母和船母由舌面前、擦、清音“c”和舌面前、塞擦、濁音“dz”都表現為舌尖後、擦、清音“ʂ”。

中古音齒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精母中入聲字“雀”字由舌尖前、不送氣音“ts”表現為舌面前送氣音“t̚ʰ”。

清母中入聲字“撮”字的第二種讀音由送氣音“tsʰ”表現為不送氣音“ts”，“撮”字存在另一種切韻“子括切，山合一入未精”，精母的合肥方言今讀表現為“ts”。

心母中入聲字“膝”字受其他官話白讀的影響由舌尖前、擦、清音“s”表現為舌面前、塞擦、清、送氣音“t̚ʰ”。

莊母中入聲字“側”字由舌葉、不送氣音“ʃ”表現為舌尖前、送氣音“tsʰ”，“側”存在另一種切韻“察色切，曾開三，入職初”，初母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一部分表現為“tsʰ”。

### 牙音

中古音的牙音在合肥方言的今讀：見母和溪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一部分保留了中古音的聲母，另一部分由舌根、塞音“k”和“kʰ”表現為舌面前、塞擦音“t̚”和“t̚ʰ”；群母在入聲字中由舌根、塞、濁音“g”表現為舌面前、塞擦、清音“t̚”；疑母大多脫落為零聲母，一小部分由舌根、鼻、濁音“ŋ”表現為舌尖後、擦、濁音“ʒ”，中古音牙音聲母的最大變化就是發音部位由舌根表現為舌面前，發音方法由塞音表現為塞擦音。

中古音牙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見母中入聲字“包括”的“括”字聲母由不送氣音“k”表現為送氣音“kʰ”。

疑母中入聲字“孽”字、“虐”字、“瘡”字和“逆”字都由舌根音、鼻音“ŋ”表現為舌尖中、邊擦音“l”。

中古音喉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匣母中入聲字“合作”的“合”的第二種讀音由擦、濁音“ɣ”表現為塞、清音“k”，“合”字存在另一種切韻“古沓切，咸開一入合見”，見母在合肥方言的表現有一部分為“k”。

### 3)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聲母對照表

<圖表1> 蘇州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1)

[illegible]

[illegible]

<圖表2> 蘇州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2)

[illegible]



f					法	覆	乏						
t									搭		達		
tʰ										塌	特		
l												納	拉
ʈ													
ʈʰ													
s													
tʂ													
tʂʰ													
ʂ													
ʐ													
tɕ													
tɕʰ													
ɕ													
k													
kʰ													
x													
∅								物					

<圖表5> 合肥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2)

中古 合肥	精 ts	清 tsʰ	從 dz	心 s	邪 z	知 tʃ	徹 tʃʰ	澄 d	莊 tʃ	初 tʃʰ	崇 dʒ	生 ʃ	日 r
p													
pʰ													
b													
m													
f													
t													
tʰ													
l													
ʈ	則		雜						責				
ʈʰ		促	族							測			
s				塞	俗							澀	
tʂ						哲		濁	捉		聞		
tʂʰ							撤			插			
ʂ												殺	
ʐ													若
tɕ	接		集										
tɕʰ		切											
ɕ				薛	夕								

k													
kʰ													
x													
∅													

&lt;圖表6&gt; 合肥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3)

中古 合肥	章 tʃ	昌 tʃʰ	船 dʒ	書 ɕ	禪 z	見 k	溪 kʰ	羣 g	疑 ŋ	曉 x	匣 ɣ	影 ∅	云 j	以 j
p														
pʰ														
b														
m														
f														
t														
tʰ														
l														
tʃ														
tʃʰ														
s														
tʃ	浙													
tʃʰ		綽												
ʃ			舌	攝	涉									
ʒ														
tʃ						甲		傑	額					
tʃʰ							缺							
ɕ										吸	穴			
k						刮								
kʰ							闊							
x										霍	或			
∅									孽			鴨	越	葉

### 3. 蘇州、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韻母

入聲韻包含：入聲屋：uk、iuk；沃uok；燭iwok；覺ɔk；質iēt、iwēt；術iuēt；櫛iet；物iwət；迄iāt；月iet、iwet；沒uāt；曷at；末uat；鎋at、wat；黠æt、wæt；屑iet、iwet；薛iēt、iwēt；藥iak、iwak；鐸ak、uak；陌ek、iek、wək；麥æk、wæk；昔iək、iwək；錫iek、iwek；職iək、iwək；德ək、uək；緝iəp；合ɒp；盍ap；葉ēp；帖iep；洽ep；狎ap；業iəp；乏iwep。還有痕韻，但是痕韻字較少，本論文未收錄到痕韻字，所以這裡不做研究。

整理聲母對應結果如下：

- ㉑ 入聲屋uk、iuk共45個例字；蘇州：oʔ、ioʔ、uɣʔ；合肥：əʔ、uəʔ、yəʔ、ʮ
- ㉒ 入聲沃uok共4個例字；蘇州：oʔ、o；合肥：əʔ、uəʔ
- ㉓ 入聲燭Iwok共22個例字；蘇州：oʔ、ioʔ；合肥：uəʔ、yəʔ、y
- ㉔ 入聲覺ok共17個例字；蘇州：oʔ、ioʔ、o；合肥：eʔ、ueʔ、yeʔ、əʔ
- ㉕ 入聲質iɛt、Iwɛt 共22個例字；蘇州：ɣʔ、iɪʔ；合肥：əʔ、iəʔ、ieʔ、ɿ
- ㉖ 入聲術Iuɛt 共6個例字；蘇州：ɣʔ、iɪʔ、yɪʔ；合肥：uəʔ、yəʔ、y
- ㉗ 入聲櫛iɛt共1個例字；蘇州：ɣʔ；合肥：eʔ
- ㉘ 入聲物Iwət共5個例字；蘇州：ɣʔ、yɣʔ、ioʔ；合肥：uəʔ、yəʔ、yeʔ
- ㉙ 入聲迄Iət共1個例字；蘇州：iɪʔ；合肥：iəʔ
- ㉚ 入聲月Iɛt、Iwet共10個例字；蘇州：aʔ、iɪʔ、ɣʔ、yɣʔ；合肥：eʔ、yeʔ、ieʔ、ueʔ
- ㉛ 入聲沒uat共6個例字；蘇州：ɣʔ、uɣʔ；合肥：əʔ、uəʔ、u
- ㉜ 入聲曷at共6個例字；蘇州：aʔ、ɣʔ；合肥：eʔ
- ㉝ 入聲末uat共12個例字；蘇州：ɣʔ、oʔ、uaʔ、uɣʔ；合肥：eʔ、ueʔ、ʮ
- ㉞ 入聲鐸at、wat共3個例字；蘇州：uaʔ、ɣʔ；合肥：ieʔ、ueʔ
- ㉟ 入聲黠æt、wæt共8個例字；蘇州：aʔ、uaʔ、oʔ；合肥：eʔ、ueʔ、ua
- ㊱ 入聲屑iet、iwet共16個例字；蘇州：iɪʔ、yɣʔ、iaʔ、ivʔ；合肥：ieʔ、yeʔ
- ㊲ 入聲薛iɛt、Iwɛt共25個例字；蘇州：ɣʔ、yɣʔ、iɪʔ；合肥：eʔ、ieʔ、yeʔ、ueʔ；
- ㊳ 入聲藥iak、Iwak共18個例字；蘇州：vʔ、ivʔ、iaʔ、oʔ；合肥：ueʔ、yeʔ、əʔ、eʔ、io
- ㊴ 入聲鐸ak、uak共31個例字；蘇州：oʔ、ɣʔ、uɣʔ、o；合肥：eʔ、ueʔ、ʮ
- ㊵ 入聲陌ek、Iɛk、wek共20個例字；蘇州：ɣʔ、vʔ、aʔ、oʔ、iɪʔ；合肥：eʔ、iəʔ、ueʔ、y
- ㊶ 入聲麥æk、wæk共11個例字；蘇州：ɣʔ、uɣʔ、vʔ、aʔ、uaʔ、iɪʔ；合肥：eʔ、ueʔ、ua
- ㊷ 入聲昔iɛk、Iwɛk共24個例字；蘇州：iɪʔ、vʔ、ɣʔ、yɣʔ、iɪ；合肥：əʔ、iəʔ
- ㊸ 入聲錫iek、Iwek共20個例字；蘇州：iɪʔ；合肥：iəʔ
- ㊹ 入聲職Iak、Iwək共22個例字；蘇州：ɣʔ、yɣʔ、iɪʔ、i；合肥：əʔ、eʔ、iəʔ、ɿ
- ㊺ 入聲德ək、uək共16個例字；蘇州：ɣʔ、uɣʔ、iɪʔ、oʔ；合肥：eʔ、ueʔ、e
- ㊻ 入聲緝iəp共19個例字；蘇州：ɣʔ、iɪʔ；合肥：əʔ、iəʔ、uəʔ、eʔ、e
- ㊼-1 入聲合ɒp共10個例字；蘇州：aʔ、ɣʔ、v；合肥：eʔ、a
- ㊼-2 入聲盍ap共5個例字；蘇州：aʔ；合肥：eʔ
- ㊼-3 入聲葉iɛp共7個例字；蘇州：ɣʔ、iɪʔ、aʔ；合肥：eʔ、ieʔ
- ㊼-4 入聲帖iep共7個例字；蘇州：iɪʔ、ɣʔ；合肥：ieʔ
- ㊼-5 入聲洽ep共8個例字；蘇州：aʔ、iaʔ；合肥：eʔ、ieʔ
- ㊼-6 入聲狎ap共4個例字；蘇州：aʔ、vʔ、iaʔ；合肥：ieʔ
- ㊼-7 入聲業iep共4個例字；蘇州：iɪʔ；合肥：ieʔ
- ㊼-8 入聲乏Iwep共2個例字；蘇州：aʔ；合肥：eʔ

### 1) 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元音

中古音k韻尾入聲字中：半高元音o，高元音u和半低元音ɔ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中都表現為半高元音o；前、非圓唇元音a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後、圓唇元音ɒ；低、非圓唇元音a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半高、圓唇元音o；央元音ɐ和前非圓唇元音æ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後、非圓唇元音ɤ和後、圓唇元音ɒ；半低元音ɛ和半高元音e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元音ɪ；央元音ə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非圓唇元音ɤ和非圓唇元音ɪ。

中古音t韻尾入聲字中：中古音韻母ɛ、前、半低、非圓唇元音ɛ和半高、非圓唇元音e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非圓唇元音ɤ和非圓唇元音ɪ；央元音ə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後、非圓唇元音ɤ；央元音ɐ、前、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低、非圓唇元音a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半高、非圓唇元音ɤ；前、非圓唇元音æ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低元音a。

中古音p韻尾入聲字中：央元音ə和前、半低、非圓唇元音ɛ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後、非圓唇元音ɤ和前、非圓唇元音ɪ；前、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低、非圓唇元音a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a；後、低、圓唇元音ɒ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非圓唇元音ɤ；前、半高、非圓唇元音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非圓唇元音ɪ；央元音ɐ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非圓唇元音ɪ和前、低、非圓唇元音a。

蘇州方言的入聲字絕大多數都保留了入聲韻尾，今讀為喉塞尾“ʔ”。

### 2) 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元音

中古音k韻尾入聲字中：後、圓唇元音u、o、前、半低、非圓唇元音ɛ和前、半高、非圓唇元音e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ə；後、圓唇元音ɔ、前、低、非圓唇元音a、後、低、非圓唇元音a和前、非圓唇元音æ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低、非圓唇元音a；央元音ə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ə和ɐ。

中古音t韻尾入聲字中：中古音韻母ɛ和央元音ə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ə；前、半高、非圓唇元音e、央元音ɐ、後、低、非圓唇元音a、前、低、非圓唇元音a、前、非圓唇元音æ和前、半低、非圓唇元音ɛ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ɐ。

中古音p韻尾入聲字中：央元音ə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ə；後、低、圓唇元音ɒ、後、低、非圓唇元音a、半低、非圓唇元音ɛ、前、半高、非圓唇元音e、央元音ɐ和前、低、非圓唇元音a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ɐ。

### 3)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今入聲韻尾的討論

關於韻尾丟失狀況，筆者做了以下統計。



&lt;圖表7&gt;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韻尾丟失的例字情況

字目	中古音	蘇州方音	合肥方音	韓國漢字音
肉	通合三ɹiuk 入屋日	ɲio?	ɹɿ	육juk
沃	通合一ʔuok 入沃影	o? o新	ue?	옥ok
玉	通合三ɲiwok 入燭疑	ɲio?	y yθ?舊	옥ok
握	江開二ʔɔk 入覺影	o? o新	ue?	악ak
匹	臻開三pʰiēt 入質滂	pʰiɿ?	pʰiə? pʰɿ	필pʰil
窟	臻合一kʰuət 入沒溪	kʰuɿ?	kʰuə? kʰu	굴kul
挖	山合二ʔwæt 入黠影	ua?	ue? ua	알al
躍	宕開三jɿak 入藥以	jɿɔ?	iɔ ye?舊	약jak
嚼	宕開三ɬɿak 入藥從	ziɔ?	tɕye?文 tɕiɔ?白	작ɬjak
摸	宕開一mak 入鐸明	mo?	mu me?	모mo 막mak
諾	宕開一nak 入鐸泥	no? no新	lue?	낙nak
昨	宕開一ɬɜk 入鐸從	zo?	tɕu文 tɕue?白	작ɬjak
幕	宕開一mak 入鐸明	mo	mu	막mak
劇	梗開三gɿek 入陌群	ɬɿɿ?	tɕy	극kik
劃 計劃	梗合二ɣwæk 入麥匣	ɦua?	xua	획hwak
籍 籍貫	梗開三ɬɿɛk 入昔從	ziɿ	tɕiə?	적ɬɛk
式	曾開三ɬɿək 入職書	sɿ?	ɬɿ	식sik
憶	曾開三ʔɿək 入職影	i	ɿ	억ək
億	曾開三ʔɿək 入職影	i	ɿ	억ək
賊	曾開一ɬɜk 入德從	zɿ?	tɕe	적ɬɛk
給	深開三kɿəp 入緝見	tɕiɿ?	tɕiə? ke	급kip
拉	咸開一ɬɔp 入合來	lɔ la?舊	la	랍rap

分析：蘇州方言入聲韻尾脫落現象規律大致有以下幾點：

① 方言新讀，如“沃”和“握”的新讀為[o]，“諾”的新讀為[no]，新讀音是指解放後新出現的讀音，其實新舊異讀在中國方言裏很常見，一般人認為新派代表年輕人，舊派代表老年人，但是可以發現新派的讀音與普通話相似，所以這一類的韻尾脫落可能是受到普通話的影響比較大；

② 舊讀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但是受到官話影響，產生另一個入聲韻尾脫落的讀音，如“拉”的舊讀為[laʔ]，另一種符合符合語音演變規律的讀音為[ləʔ]；

③ 完全受官話影響，入聲韻尾完全脫落，如：“幕”、“億”、“憶”，這一類異變也是出現在喉音影母中比較多。

④ 《漢語方音字匯》可能編輯有誤的例外字：“籍籍貫”，《漢語方音字匯》中給出的標音為[ziɪ]，但是筆者查找了很多資料並未找出其規律，反而在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中找到帶有入聲韻尾的標音[ziʔ]<sup>7)</sup>，因此認為《漢語方音字匯》中的“籍”字蘇州標音為錯誤的。

合肥方言入聲韻尾脫落現象規律大致有以下幾點：

① 入聲舒化，這裡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舒化，讀舒聲，如“肉”、“劇”，“劃”，一類則是雖然脫落了入聲韻尾，卻任然讀入聲調，如“玉”、“躍”的又音；

② 同時受到主導官話地區和周圍吳方言等保留入聲韻尾方言地區的影響，而產生了兩種發音，一種跟隨官話的語音變化規律脫落了韻尾，一種則是保留了韻尾，如：“匹”、“窟”、“挖”、“摸”、“給”；

③ 文白異讀，傳統的文白異讀概念是“特定方言中，同一個字在不同場合有不同讀音的現象”。陳忠敏（2003）給文白異讀的新定義為“一個放眼裡相同來源的語素讀音，由於文言和口語的區別，而造成的系統的層次又音現象”。林頌育在論文《論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中提出文讀和白讀都有可能是從其他方言借貸而來<sup>8)</sup>，筆者認同這一觀點，認為“昨”的文讀音是向周圍地位高的地區借入的文讀音；而例外字“嚼”的白讀則是另一種情況，因為“嚼”又通“噍”，才笑切，效開三去笑從，子肖切，效開三去笑精。

④ 遵循官話語音變化規律，古入聲韻尾今讀入聲韻尾脫落的規律，如“幕”、“式”、“億”、“憶”、“賊”、“拉”。

#### 4.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入聲字對照關係

為了方便觀察蘇州方言，合肥方言之間的關係，筆者做了以下圖表〈圖表8〉。通過總表，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在相同的攝、韻、開合口以及聲母條件下，對應的中古音，蘇州方言、合肥方言的標音區別。

7) 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 411。

8) 林頌育，《論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福建：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p. 4。

&lt;圖表8&gt; 蘇州方言、合肥方言入聲字對照總表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臻	沒	合	一	並	勃	buət	brʔ	pʰəʔ
				明	沒	muət	mrʔ	məʔ
				精	卒	tsuət	tsʏʔ	tsuəʔ
				見	骨	kuət	kuyʔ	kuəʔ
				溪	窟	kʰuət	kʰuyʔ	kʰuəʔ kʰu
				曉	忽	xuət	huyʔ	xuəʔ
	櫛	開	三	生	瑟	ʃiət	sʏʔ	seʔ
	質	開	三	澄	侄	ɕiət	zʏʔ	tʂəʔ
				章	質	tɕiət	tsʏʔ	tʂəʔ
				書	失室	ɕiət	sʏʔ	ʂəʔ
				船	實	ɕiət	zʏʔ	ʂəʔ
				日	日	ʃiət	zʏʔ文 ɳiʔ白	zəʔ
				幫	筆畢必	piət	piʔ	pieʔ
				滂	匹	pʰiət	pʰiʔ	pʰieʔ pʰi
				明	密蜜	miət	miʔ	mieʔ
				來	栗	liət	liʔ	lieʔ
				從	疾	ɕiət	ziʔ	tɕieʔ
				見	吉	kiət	tɕiʔ	tɕieʔ tɕieʔ新
				清	七漆	tɕʰiət	tɕʰiʔ	tɕʰieʔ
				心	悉膝	siət	siʔ	悉ɕieʔ 膝tɕʰieʔ
				影	一乙	ʔiət	iʔ	ieʔ
				以	逸	jiət	jiʔ	ieʔ
	迄	開	三	溪	乞	kʰiət	tɕʰiʔ	tɕʰieʔ
	物	合	三	群	掘	gʷiət	ɕzyʔ	tɕyeʔ
				微	物勿	mʷiət	物 vyʔ文 myʔ白 勿fyʔ	uəʔ
				溪	屈	kʰiət	tɕʰioʔ tɕʰyʔ	tɕʰyəʔ
				影	鬱	ʔiət	yʔ	yəʔ
	術	合	三	昌	出	tɕʰiuət	tɕʰyʔ	tɕsuəʔ
				船	術述	ɕiuət	zyʔ	ʂuəʔ
				來	律率	liuət	liʔ	律ly 率lyəʔ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山	曷	開	一	心	恤	süet	syɿ?	ɕy ɐ?
				定	達	dat	da?	te?
				透	獺	tʰat	tʰa?	tʰe?
				來	辣	lat	la?	le?
				見	割葛	kat	kɿ?	ke?
	末	合	一	溪	渴	kʰat	kʰɿ?	kʰe?
				幫	撥	puat	pɿ? po?	pe?
				滂	潑	pʰuat	pʰɿ?	pʰe?
				明	抹沫末	muat	mɿ?	me?
				定	奪	duat	dɿ?	tue?
				透	脫	tʰuat	tʰɿ?	tʰue?
				清	撮	tsʰuat	tsʰɿ? tso?	tsʰue? tsue?
				見	括	kuat	kua?	kʰue?
				溪	闊	kʰuat	kʰuɿ?	kʰue?
				曉	豁	xuat	hua?	xue?
				匣	活	yuat	ɦuɿ?	xue? xu
	鎋	合	二	匣	轄	yat	hua?	ɕie?
				生	刷	ɟwat	sɿ?	ɕue?
				見	刮	kwat	kua?	kue?
	黠	開	二	幫	八	pæt	po? pa?	pe?
				並	拔	bwæt	ba?	pe?
				莊	札	tʃæt	tsa?	tʃe?
				初	察	tʃʰæt	tsa?	tʃʰe?
				生	殺	ɟæt	sa?	ɕe?
				匣	滑	ɣwæt	ɦua?	xue?
				影	挖	ʔwæt	ua?	ue? ua
	薛	開	三	知	哲	tʃiet	tsɿ?	tʃe?
				章	浙	tʃɿet	tsɿ?	tʃe?
				徹	撤徹	tʃʰiet	tsʰɿ?	tʃʰe?
				船	舌	ɕɿet	zɿ?	ɕe?
				書	設	ɕiet	sɿ?	ɕe?
				日	熱	ʃiet	ɲiɿ?	ze?
				幫	鰲 別(區別)	pʰiet	鰲pir? 別bir? by?口	pie?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並	別(離別)	biɛt	biɪ?	pie?
				明	滅	mɿɛt	miɪ?	mie?
				疑	孽	ŋɿɛt	ŋiɪ?	lie?
				來	列烈裂劣	列烈裂liɛt 劣liwɛt	liɪ?	lie?
				見	揭	kɿɛt	tɕiɪ?	tɕie?
				群	傑	gɿɛt	dʒiɪ?	tɕie?
				心	泄薛雪	sɿɛt	siɪ?	ɕye?
				從	絕	dʒɿwɛt	ziɪ?	tɕye?
				以	悅閱	jɿwɛt	jyɪ?	ye?
		合	三	書	說	ɕɿwɛt	sɻ?	ʂue?
	月	合	三	非	發髮	fiwɛt	fa?	fe?
				奉	伐罰	viwɛt	va?	fe?
				微	襪	mɿwɛt	ma?	ue?
				疑	月	ŋɿwɛt	jyɻ?文 ŋɻ?白	ye?
				雲	越粵	jɿwɛt	jyɻ?	ye?
		開	三	群	竭	gɿɛt	dʒiɪ?	tɕie?
				曉	歇	xɿɛt	ɕiɪ?	ɕie?
	屑	開	四	滂	撇	pʰiɛt	pʰiɪ?	pʰie?
				定	跌	diɛt	tiɪ?	tie?
				透	鐵	tʰiɛt	tʰiɪ?	tʰie?
				泥	捏	nɛt	ŋia? ŋiɔ?	lie?
				見	結潔	kɛt	tɕiɪ?	tɕie?
				精	節	tsɛt	tsiɪ?	tɕie?
				從	截	dʒɛt	ziɪ?	tɕie?
				清	切竊	tʃɛt	tʃiɪ?	tɕʰie?
				心	屑	sɛt	siɪ?	ɕye?
		合	四	影	噎	ʔɛt	iɪ?	ie?
				曉	血	xiwɛt	ɕyɻ?	ɕye?
				見	決	kiwɛt	tɕyɻ?	tɕye?
				溪	缺	kʰiwɛt	tɕʰyɻ?	tɕʰye?
				匣	穴	ɣiwɛt	jyɻ?	ɕye?
宕	鐸	開	一	來	樂洛落駱絡烙 酪	lak	lo?	樂le? 洛落駱絡烙酪 ue?
				見	閣擱各	kak	閣各ko? 擱 ko?文 go?白	ke?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匣	鶴	ɣak	ŋo?	xe?
				疑	腭	ŋak	ŋo?	ze?
				影	惡	?ak	o?	ze?
				幫	博	pak	po?	pe?
				明	摸膜莫漠幕	mak	摸膜莫漠mo? 幕mo	膜莫漠me? 摸mu me? 幕mu
				透	託	tʰak	tʰo?	tʰue?
				泥	諾	nak	no? no新	lue?
				從	昨鑿	ɬak	zo?	昨 tsu文 tsue?白 鑿tsue?
				精	作	tsak	tsɔ? tsɿ?口	tsue?
				心	索(繩索)	sak	so?	sue?
				並	薄	bak	bo?	pe?
		合	一	見	郭	kuak	ko?	kue?
				溪	擴廓	kʰuak	擴kʰo? kʰuɿ? 廓ko?	kʰue?
				曉	霍	xuak	ɦo?	xe?
				匣	穫(收穫)	ɣuak	ɦuɿ?	xue?
	藥	開	三	昌	綽	tʰɿak	tsʰɿ?	tsʰue?
				日	若弱	ʐiak	zo?	zue?
				疑	虐瘡	ŋiak	虐ŋia? 瘡ŋia?文 ŋo?白	lye?
				來	略	lɿak	liɿ?	lye?
				精	雀	tsɿak	tsʰiɿ? tsiɿ?	tʰye?
				清	鵲	tsʰɿak	tsʰiɿ?	tʰye?
				溪	卻	kʰɿak	tʰɿiɿ?	tʰye?
				心	削	kɿak	siɿ?	ɕye?
				影	約	?ɿak	iɿ?	ye?
				以	躍藥鑰	jɿak	jiɿ?	躍io ye?旧 藥鑰ye?
				澄	著	ɬɿak	zo?	tsue?
				禪	勺	ʐiak	zo?	ʂue?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從	嚼	dʒiak	ziɔ?	tɕye?文 tɕio?白
		合	三	奉	縛	viwak	vo?	fə?文 pe?白
梗	陌	開	二	澄	擇澤宅	ɕiek	擇zɿ? 澤zɿ?文 zo?白 宅zo?	澤擇tse? 宅tɕe?
				見	格	kek	kɿ?文 ko?白	ke?
				溪	客	kʰek	kʰɔ?	kʰe?
				曉	嚇	xek	hy? ho?	xe?
				疑	額	ŋek	ŋɿ?文 ŋɔ?白	ze?
				幫	伯迫百柏	pek	伯百柏pɔ? 迫pɿ? pʰɿ?新	伯百柏pe? 迫pʰe?
				滂	魄拍	pʰek	魄pʰɿ?文 pʰɔ?白 迫pʰɔ?	pʰe?
				明	陌	mek	mo?	me?
				生	索(索取)	sek	so?	sue?
				並	白	bek	bo?	pe?
				莊	窄	tʃek	tsɿ?文 tsa?白	tɕe?
				徹	拆	tʰek	tsʰɔ?	tsʰe?
			三	疑	逆	ŋiek	ŋiɿ?	liə?
				群	劇	giek	dʒiɿ?	tɕy
			二	莊	責	tʃæk	tsɿ?	tse?
				初	策冊	tʃʰæk	tsʰɿ?文 tsʰɔ?白	tsʰe?
				見	隔革	kæk	隔ko? ka? 革kɿ?	ke?
				匣	核	ɣæk	ŋɿ? huɿ?	xe?
				明	麥脈	mæk	mo?	me?
				知	摘	tæk	tsɔ?文 tiɿ?白	tse?
	麥	合	二	匣	劃(計劃) 獲 (獲得)	ɣwæk	劃hua? 獲huɿ?	劃xua 獲xue?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昔	開	三	以	液亦譯易(交易)	jĭek	jir?	iə?
				昌	尺赤	tɕĭek	尺tɕʰɪɲ? 赤 tɕʰɪɲ?文 tɕʰɪɲ?白	tɕʰə?
				禪	石	ʒĭek	ʒɪɲ?文 ʒɔɲ?白	ʂə?
				書	適釋	ɕĭek	sɪɲ?	ʂə?
				幫	碧壁	pĭek	pɪr?	pia?
				滂	僻	pʰĭek	pʰir?	pʰia?
				並	闢	bĭek	pʰia?	pʰiɪ?
				精	積脊跡	tɕĭek	tsir?	tɕia?
				從	籍	ɕĭek	zir?	tɕia?
				心	惜昔	sĭek	sir?	ɕia?
				邪	夕席	zĭek	zir?	ɕia?
				影	益	ʔĭek	ir?	iə?
		合	三	以	疫役	jĭwɛk	jɪɪɲ?	iə?
	錫	開	四	幫	壁	piek	pɪr?	pia?
				滂	劈	pʰiek	pʰir?	pʰia?
				明	覓	miek	mir?	mia?
				端	滴的(的確)	tiek	tir?	tia?
				定	敵狄笛	diek	tir?	tia?
				透	踢剔惕	tʰiek	tʰir?	tʰia?
				泥	溺	niek	niɪɲ?	lia?
				來	歷	liek	liɪɲ?	lia?
				見	激擊	kiek	tɕir?	tɕia?
				精	績	tsiek	tsir?	tɕia?
				從	寂	ɕiek	zir?	tɕia?
				清	戚	tɕʰiek	tɕʰir?	tɕʰia?
				心	析錫	siek	sir?	ɕia?
曾	德	開	一	端	得德	tək	tɪɲ?	te?
				定	特	dək	tɪɲ? tir?	tʰe?
				來	勒	lək	lɪɲ?	le?
				精	則	tsək	tsɪɲ?	tse?
				心	塞(閉塞)	sək	sɪɲ?	se?
				溪	克刻	kʰək	kʰɪɲ?	kʰe?
				明	墨默	mək	mɪɲ?	me?
				幫	北	pək	po?	pe?
				來	肋	lək	lɪɲ?	le?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合	一	從	賊	dzək	zy?	tse
				曉	黑	xək	hy?	xe?
				見	國	kuək	kuy?	kue?
				匣	或	yuek	huɿ?	xue?
	職	開	三	莊	側	tʃiək	tʃiɿ? tsɿ?	tʃiɐ?
				初	測	tʃiək	tʃiɿ?	tʃiɐ?
				生	嗇色	ʃiək	sɿ?	se?
				章	織職	tɕiək	tsɿ?	tɕə?
				澄	直值	ʈ͡ʂiə	zy?	tɕə?
				船	食蝕	dʒiək	zy?	sə?
				書	識飾式	ɕiək	sɿ?	識飾 sə? 式ɿ
				幫	逼	pʰiək	piɿ?	piə?
				來	力	liək	liɿ?	liə?
				精	即	tɕiək	tsiɿ?	tɕiə?
				群	極	gʱiək	dʒiɿ?	tɕiə?
				心	息熄	sʰiək	sɿ?	ɕiə?
				影	億憶	ʔiək	i	ɿ
				以	翼	jiək	jiɿ?	iə?
深	緝	開	三	生	澀	ʃiəp	sɿ?	se?
				章	汁執	tɕiəp	tsɿ?	tɕə?
				書	濕	ɕiəp	sɿ?	sə?
				禪	十拾	ʒiəp	十zy? 拾zy? ziɿ?口	sə?
				來	立粒笠	liəp	liɿ?	liə?
				從	集	dʒiəp	ziɿ?	tɕiə?
				見	急級給	kʰiəp	tɕiɿ?	急級tɕiə? 給tɕiə? ke
				群	及	gʱiəp	dʒiɿ?	tɕiə?
				溪	泣	kʰiəp	tɕʰiɿ?	tɕʰiə?
				曉	吸	xʰiəp	ɕiɿ?	ɕiə?
				邪	習襲	ʒiəp	ziɿ?	ɕiə?
				日	入	ʕiəp	zy?文 ɳiɿ?白	zuə?
咸	合	開	一	端	搭答	tɒp	搭ta? 答 tɿ?文 ta?白	te?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透	踏	tʰɒp	daʔ	tʰeʔ teʔ
				泥	納	nɒp	nɻʔ naʔ	leʔ
				來	拉	lɒp	lɒ laʔ	la
				從	雜	dzɒp	zɻʔ zaʔ新	tseʔ
				見	鴿	kɒp	kɻʔ	keʔ
				曉	喝	xɒp	hɻʔ文 haʔ白	xeʔ
				匣	合盒	ɣɒp	合hɻʔ kɻʔ 盒haʔ	合xeʔ keʔ 盒xeʔ
	盍	開	一	透	塌塔榻	tʰap	tʰaʔ	tʰeʔ
				來	臘蠟	lap	laʔ	leʔ
	洽	開	二	崇	鬧炸(油炸)	dʒɛp	zaʔ	tʂɛʔ
				初	插	tʃʰɛp	tʂʰaʔ	tʂʰeʔ
				生	霎	ʃɛp	saʔ	ʂɛʔ
				見	夾(夾板)	kep	tɕiaʔ文 kaʔ白	tɕieʔ
				溪	掐恰	kʰɛp	掐kʰaʔ 恰 tɕʰiaʔ文 kʰaʔ白	tɕʰieʔ
				匣	狹	ɣɛp	jiaʔ文 haʔ白	ɕieʔ
	狎	開	二	見	甲	kap	tɕiaʔ文 kaʔ白	tɕieʔ
				影	鴨押壓	ʔap	鴨aʔ 押壓ɒʔ	ieʔ
	葉	開	三	書	攝	ɕʰɛp	sɻʔ	ʔ <sup>se</sup>
				禪	涉	ʒʰɛp	zɻʔ	ʂɛʔ
				來	獵	lʰɛp	liɻʔ文 laʔ白	lieʔ
				精	接	tɕʰɛp	tɕiɻʔ	tɕieʔ
			四	泥	聶	nʰɛp	ɲiɻʔ	lieʔ
	業	開	三	見	劫	kʰɛp	tɕiɻʔ	tɕieʔ
				溪	怯	kʰʰɛp	tɕʰiɻʔ	tɕʰieʔ
				曉	脅	xʰɛp	ɕiɻʔ	ɕieʔ
				疑	業	ŋʰɛp	ɲiɻʔ	ieʔ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乏	合	三	奉	乏	vīwep	va?	fe?
				非	法	fiwep	fa?	fe?
	帖	開	四	定	疊蝶碟諫	diep	疊dir? dy? 蝶碟諫 dir?	疊碟諫tie? 蝶tie? tʰie?
				透	貼帖	tʰiep	tʰir?	tʰie?
通	屋	合	一	並	僕	buk	bo?	pʰə?
				明	木	muk	mo?	mə?
				定	獨讀讀	duk	do?	tuə?
				透	禿	tʰuk	tʰo?	tʰuə?
				來	鹿祿	luk	lo?	luə?
				從	族	dʒuk	zo?	tʰuə?
				心	速	suk	so?	suə?
				見	穀	kuk	ko?	kuə?
				溪	哭	kʰuk	kʰo?	kʰuə?
				影	屋	ʔuk	o?文 uʔ白	uə?
			三	生	縮	ʃiuk	so?	suə?
				明	目牧	mīuk	mo?	mə?
				非	福複腹	fiuk	fo?	fə?
				奉	服伏復	vīuk	vo?	fə?
				敷	覆	fīuk	fo?	fə?
				來	陸六	liuk	lo?	luə?
				心	肅宿(宿舍)	sīuk	so?	suə?
				知	竹築(建築)	ʃiuk	tso?	tʂuə?
				澄	逐軸	ʃiuk	逐zo? 軸dʒio?	tʂuə?
				章	祝粥	tʂiuk	tso?	tʂuə?
				徹	畜(畜生)	tʂiuk	tʂo?	tʂʰuə?
				書	叔	ʃiuk	so?	ʂuə?
				禪	熟	ʒiuk	zo?	ʂuə?
				見	菊	kīuk	tʂio?	tʂyə?
				曉	畜(畜牧)蓄	xīuk	ʃio?	ʃyθ?
				影	郁(姓)	ʔiuk	io?	yθ?
				以	育	jīuk	io? n̄io?	yθ?
				日	肉	ʃiuk	n̄io?	zʷ
	沃	合	一	影	沃	ʔuok	o? o新	ue?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燭	合	三	端	督	tuok	toʔ	tuəʔ
				定	毒	duok	doʔ	tuəʔ
				溪	酷	kʰuok	kʰoʔ	kʰuəʔ
				來	錄綠	liwok	loʔ	luəʔ
				精	足	tsiʷok	tsɔʔ	tsuəʔ
				清	促	tsʰiʷok	tsʰɔʔ	tsʰuəʔ
				心	栗	sɿwok	soʔ	suəʔ
				章	燭囑	tɕiʷok	tsɔʔ	tɕsuəʔ
				昌	觸	tɕʰiʷok	tsʰɔʔ	tɕʰuəʔ tɕsuəʔ
				船	贖	ɕʰiʷok	zoʔ	ɕsuəʔ
				禪	屬蜀	ʒiʷok	zoʔ	ɕsuəʔ
				書	束	ɕiʷok	soʔ	ɕsuəʔ
				日	辱褥	ʐiʷok	辱zoʔ褥zoʔ文 ɳioʔ白	zuəʔ
				群	局	gɿwok	ɕzioʔ	tɕyɐʔ
				溪	曲	kʰiʷok	tɕʰioʔ	tɕʰy ɐʔ
				邪	續	ʒiʷok	zoʔ	ɕyɐʔ
				曉	旭	xɿwok	ɕioʔ	ɕyɐʔ
				疑	玉獄	ŋiʷok	ɳioʔ	玉y yɐʔ旧 獄yɐʔ
				以	慾浴	jiʷok	jioʔ	yɐʔ

## 5. 結 論

中古音在蘇州方言的聲母今讀仍然保存比較完整：唇音中的幫母，滂母，並母，明母，非母，奉母；舌音中的端母，透母，定母，來母以及泥母的一部分；齒音中的：精母，清母，心母，邪母；牙音中見母的一部分，溪母的一部分，疑母的一部分；喉音中的雲母和以母。合肥方言的聲母依舊保留中古音的有：唇音中的幫母，滂母，明母，非母；舌音中的端母，透母和來母；齒音中的精母和清母的一部分；牙音中的見母和溪母的一部分。蘇州方言入聲字聲母的唇音幾乎與中古音保持一致，而合肥方言則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其餘大多濁音清化。蘇州方言的舌音也幾乎保留了中古音，合肥方言則是一小部分濁音清化，如定母，一小部分邊音化，如泥母。蘇州方言入聲字的齒音聲母多集中在舌尖前，而合肥方言的齒音大多集中在舌尖後，但是也有少部分分布在舌尖前，這很有可能是受到附近方言的影響，比如吳方言。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牙音聲母都集中在舌面前，這一點還是比較一致的。

蘇州方言的入聲字韻母，韻腹主要有：o、ɒ、ɪ、a和ɤ，中古音的韻腹a韻和o韻在蘇州方言入

聲字的今讀中得以保留；合肥方言的入聲字韻母，韻腹主要有：ə和ɐ，中古音的韻腹ə韻和ɐ韻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中得以保留。

蘇州方言的入聲字韻母有四組，分別是“v”組，“a”組，“ɤ”組，“I”組和“o”組，主要分布在舌面前和舌面後；合肥方言的入聲字韻母有兩組，分別是“ə”和“ɐ”，主要集中在央元音部位。

蘇州方言的韻腹主要集中在舌面前和舌面後，而合肥方言的韻腹則很規律的集中在舌面中央。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入聲字絕大多數都保留了入聲韻尾，今讀為喉塞尾“ʔ”。

蘇州方言入聲韻尾脫落規律：①方言新讀，這一類的韻尾脫落可能是受到普通話的影響比較大，而對應的韓國漢字音卻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這類異變主要出現在喉音影母和舌音泥母中；②舊讀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但是受到官話影響，產生另一個入聲韻尾脫落的讀音；③完全受官話影響，入聲韻尾完全脫落，這一類異變也是出現在喉音影母中比較多，但是韓國漢字音這一方面卻完全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④《漢語方音字匯》可能編輯有誤的例外字：“籍(籍貫)”，《漢語方音字匯》中給出的標音為[ziI]，但是筆者查找了很多資料並未找出其規律，反而在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中找到帶有入聲韻尾的標音[zIʔ]<sup>9)</sup>，因此認為《漢語方音字匯》中的“籍”字蘇州標音為錯誤的。

合肥入聲韻尾脫落規律：①入聲舒化，這裡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舒化，讀舒聲，一類則是雖然脫落了入聲韻尾，卻仍然讀入聲調；②同時受到主導官話地區和周圍吳方言等保留入聲韻尾方言地區的影響，而產生了兩種發音，一種跟隨官話的語音變化規律脫落了韻尾，一種則是保留了韻尾；③文白異讀，“昨”的文讀音是向周圍地位高的地區借入的文讀音；而例外字“嚼”的白讀則是另一種情況，因為“嚼”又通“噍”，才笑切，效開三去笑從，子肖切，效開三去笑精；④遵循官話語音變化規律，古入聲韻尾今讀入聲韻尾脫落的規律。

## 【參考文獻】

王 力，《漢語音韻》，北京：中華書局，1991。

\_\_\_\_，《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

孔慧芳，〈合肥方言聲母變化的研究〉，合肥：《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8(06)，pp. 61-63。

\_\_\_\_，〈合肥方言中入聲調變化的社會語言學分析〉，合肥：《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7(01)，pp. 27-30。

孔慧芳、張萍，〈合肥方音中特有韻母變化的社會語言學分析〉，合肥：《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3)，pp. 107-110。

石紹浪，《江淮官話入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博士論文，2007.04。

石歆苑，〈《廣韻》與蘇州方言本字考之“咳”〉，南京：《文教資料》，2008(36)，pp. 37-39。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2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付 靜，《合肥話高母音[i]、[y]的舌尖化及其動態變化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9) 同註解6。

- 朴규정, <방언간 ‘入聲韻尾’의 차이에 관한 소고——메이셴 방언(梅縣話), 푸칭 방언(福清話), 베이징 방언(北京話)을 대상으로>, 釜山: 《中國學》, 2017(61), pp. 279-294.
- 伍 魏, <合肥話“-i”“-y”音節聲韻前化探討>, 太原: 《語文研究》, 1995(3), pp. 28-29.
- 朱曉農等, <入聲演化三途>, 《中國語文》, 2008(4), pp. 324-338, pp. 383-384.
- 安徽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安徽省志·方言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 李少麗, <漢語方言塞音韻尾分布的優選分析>, 南京: 《文教資料》, 2010(15), pp. 28-29.
- 李炳官等(斗山東亞辭書編輯局), 《現代活用玉篇》, 首爾: 斗山東亞出版社, 2006.
- 吳 波, 《江淮官話語音研究》, 上海: 復旦大學 博士論文, 2007.
- 吳 波, 《合安方言音韻研究》, 上海: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論文, 2004.
- 吳安其, <上古漢語的韻尾和聲調的起源>, 北京: 《民族語文》, 2001(2), pp. 6-16.
- 林頌育, 《論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 福建: 福建師範大學 博士論文, 2011.
- 宮 齊, 王茂林, <漢語方言塞音韻尾保留情況的優選論分析>, 廣州: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3), pp. 104-110.
- 候精一 主編,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施 俊, <論南部吳語入聲的演變>, 杭州: 《漢語史學報》, 2019, pp. 146-156.
- 孫宜志, 《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 合肥: 黃山書社, 2006.
- 耿振生, 《音韻通講》,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陳 浩, 《吳語與江淮官話語音比較研究》, 合肥: 安徽大學碩士論文, 2014年5月.
- 陳新雄, 《聲韻學》,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5.
- 陳廷敬, 張玉書等, 《康熙字典》, 1716(北京: 王宏源等校訂《康熙字典》修訂版,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
- 陳彭年等, 《廣韻》(臺北: 林尹校訂《新校正本 宋本廣韻》黎明6版, 1984)。
- 郭錫良, 《漢字古音手冊》,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 張九林, <關於“入聲”的來龍去脈>, 淮北: 《淮北煤師學院報(社會科學版)》, 1985(2), pp. 162-168.
- 張慶翔, <從吳語的濁輔音看清濁概念>, 上海: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 2002(3), 31(2), pp. 108-112.
- 崔南善, 《新字典》, 1915(《六堂崔南善全集 7》, 首爾: 玄岩社, 1974)。
- 楊 估, 《當代蘇州方言語音演變初探》, 蘇州: 蘇州大學 碩士論文, 2004.05.
- 楊 估, <當代蘇州方言尖團音情況的初步考察>, 武漢: 《語言研究》, 2002(S1), pp. 240-243.
-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北京: 湖北辭書出版社等, 1988.
- 趙元任, 《現代吳語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
- 劉鎮發, <北京入派三聲的規律與北方官話間的關係>, 武漢: 《語言研究》, 2004(1), pp. 105-110.
- 錢乃榮, 《當代吳語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謝自立, <二十年來蘇州方言研究綜述>, 北京: 《方言》2001(4), pp. 315-325.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중문	蘇州方言, 合肥方言, 入聲字, 聲母, 韻母			
Key Words	영문	Suzhou Dialect, Hefei Dialect, Rusheng Character, Initials, Finals			
<div>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sheng Characters of Chinese Suzhou Dialect and Hefei Dialect</div> <div>Wu, Shu-Ya · Li, Wei · Oh, Se-Jun</div> <p>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alects are slipping away. People are gradually ignoring and forgetting local dialect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loss of dialects will surely lead to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enthusiast, I hope to make people know more about their own language by studying and comparing more dialects. As the mother tongue, dialec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the second language when we learn the second language, which not only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but also has a negative role in hindering, which requires u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languages and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Suzhou and Hefei belong to the wu-speaking area and the jianghuai guanhua area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y are two dialects,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ialect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nguages of Suzhou and Hefei, the author chooses to present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rusheng characters in the two places, and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itial and final vowels of the dialects respectively, so a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ialects.</p>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오서아 / 吳舒雅 / Wu, Shu-Ya		이위 / 李偉 / Li, Wei	
		오세준 / 吳世峻 / Oh, Se-Jun			
	소 속	韩瑞大学校 한중언어문화학과 박사과정		韩瑞大学校 한중언어문화학과 박사과정	
		韩瑞大学校 中国学科 교수			
	Em@il	673900235@qq.com		414116496@qq.com	
osj@hanseo.ac.kr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9년 05월 10일		심 사 일	2019년 05월 23일
	수 정 일	2019년 06월 15일		게재확정일	2019년 06월 18일